



一等奖

与春三章 (组诗)

韩明

消音篇

我被什么吸引穿过几株碧桃。它的繁花灼目。但不是。

在寻觅中耳朵替代了眼睛体会新鲜和失重。由此获得。但不是两种花树的平衡。想到人间俗事,无端的脸红羞耻暗暗恨上自己

幸好广场的宽阔及时接纳恢复了我一路不断挤压的弹性。在一个小男孩的嘴巴里

哨子高低起伏地叫着。他母亲在一边比划。旁边鸽子咕咕地叫着。无来由地顿悟却没有喜悦像小时候钢琴被抽掉了簧片的喑哑感,反刍那悲伤。

站在春天的广场上,人人看枝头繁花,我闭眼触摸他洒落一地的哨子声体会鸟鸣的颗粒感。

自省篇

春日。从不去想万物葱茏从何而来脚步登云如踏阶而上,跟随那鸟鸣。一高一低的是法桐和三角枫。忍冬青在中

忍住了我几个不恰当的比喻。河堤上伸出护栏的竹竿间歇性抖动它的一次次空,几乎耗光了我的耐性。想想前女友,每一次吃鱼想想那些疼到现在的刺,依然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何止我一人。无名与众有名之花

竞相吐舌,在河水倒映之外。忍住她们吧忍住她们就是忍住泪水就是忍住了蜜。蝴蝶的,交还给花,蜜蜂的,归还给尾刺。我只念这春日里的两个时辰——清晨与黄昏

两颗念珠的轮转,轻轻拨动我肉体的寺庙每一次流转都有某物被我擦净。

交感篇

杨柳是痒的。抽打春风,偶尔也轻轻醉饮者。他刚吞下了三千里外的明月

又要无端地吐出一个父亲。

父亲就是一块淤积在体内的石头。他有三月的体温,去年来不及删掉的薄雪。

旧身子里稻谷拔节声,几乎跟北上的火车声响成一片。几乎。

在送快递的路上,他看见梨花像是被拒收的晚雪,沿着一条隐秘的脉络

踏上回乡路。他想折一枝寄回去。告诉他此时云月都好,星星反复擦拭着怀抱中的它们。而我也常常借春水的身子,暖一块石头。如幼童伸舌舔食枝头晨露,沉迷于某种温润。

故乡的春天 (组诗)

许春蕾

舍利塔

得道高僧死后留下舍利,便要承受人世间的无数的欲望,香客绕塔告示牌上说单数为佳,不宜太多

佛看多了也会头晕,不如垂下眼睑,看阳光扶住一朵小花

看塔上的蜘蛛网——一只蜘蛛如何练习吐丝

阳光下秋千纤细,佛不舍得大口喘气

一只猫趴在塔旁,闭眼,忽略脚步与尘土

有时候,佛也会打盹。三岁孩子蹲在地上数蚂蚁

香樟花落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佛睁开了眼睛

夜

夜晚的蛙声像沸腾的水,响动不息

远处的动车来来去去,像我七岁那年在乡间小路上的奔跑

天空水一般的目光,开始打量,包括一只鸟的失眠,一朵花的败落

先生呀

先生呀,三月了,春天像海浪一样由北向南

依次经过黄河,长江,无数个山坡我在远离你的远方,两手空空

只剩一副清瘦的骨骼

我在身体的田亩里播种野花月光遥遥望来,落满山坡我写诗,也热爱着生活,把两三片藏红花

泡水喝下,一天喝八杯水,食两三餐荤素搭配。我跑步健身,担心衰老从身体里长出青苔,也担心一觉醒来

镜子中的影像杀死自己的青春

其实,我更怕,你见了我再不会说:你永远是我的小女孩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院子里,那棵不知道年龄的枣树高过屋顶,高过一部分生死

树下乘凉的人不在了,几只蚂蚁晃来晃去

一滴雨落下来,多年前的脚印突然清晰



同题诗获奖作品选登



又一次见到桃花 (组诗)

李爱华

又一次见到桃花,就预示着这是一个隐喻,而隐喻是迷失我在桃花林里搭建茅屋

说到天色暗了下来,我点亮灯盏温热的呼吸在黑暗中醒着一个倾听,一个被倾听

突然间,桃花开遍大街小巷我拎着肥胖的心事,四处躲藏在桃花触及不到的三楼,一个角落里

一针寒意,破窗而入传说中的倒春寒在色彩的时钟里

整个春天,已经习惯了倾听你的声音仿佛从我的身体里发出,还时不时发出质疑:

这个春天,来自天上的响雷是你的哈欠吧

母亲收拾起花瓣,把它存放在陶罐中

母亲把腰间那多余的肉芽,小心翼翼地放在时间的田埂上

从眼前开始,从周遭开始从第一个萌动的意念开始,春风迟迟

从谨小慎微的铺垫开始从大肆渲染的描述开始

你落笔的一字一句,字字珠玑、错落有致

每朵花都喜欢你生前所爱每朵花都喜欢你身后的化身

你落笔的一字一句,字字珠玑、错落有致

每朵花都喜欢你生前所爱每朵花都喜欢你身后的化身

你落笔的一字一句,字字珠玑、错落有致

每朵花都喜欢你生前所爱每朵花都喜欢你身后的化身

你落笔的一字一句,字字珠玑、错落有致

每朵花都喜欢你生前所爱每朵花都喜欢你身后的化身

你落笔的一字一句,字字珠玑、错落有致

每朵花都喜欢你生前所爱每朵花都喜欢你身后的化身

浅尝辄止

桃花拂过脸颊,梨花一枝带雨再深入一些,对你的思念,如临深渊

蔷薇花苞未着,鸢尾不知归期再克制一些,积攒思念,在明丽的四月抵达风暴的中心

母亲,这个被封印十年的称谓在十个春天里,每一次都被重新翻种、浇灌、悉心照料

抵达一扇明亮的窗前沿满目涌动的暗流,是春意锋芒毕露

这股暗流推我向前一直推向震颤产生的根源

那里有松动的泥土慢慢舒展像松动的牙齿一样,起伏不定

山如虎踞,30年70万棵树,每一寸土地都伸展着根须

多想做一棵松柏,站在老虎山顶,把人间景色看透,也可以化作一块山岩

张开双臂,把云朵拉近一些。俯身,花椒、山楂、酸枣

屋脊慢慢倾斜,又复原。上山,下山。有花、有蝴蝶、有昏睡的老狗。

在山顶,松柏交织成网。密林深处,光阴不走。

追逐野鸡、野兔、斑鸠,这些都是优雅的居士。

喝山楂酒、丹参酒,这些都是“贵宾酒”。

从48岁到78岁,看山的杨育才,每天早上围着山转20里,

从48岁到78岁,看山的杨育才,每天早上围着山转20里,

从48岁到78岁,看山的杨育才,每天早上围着山转20里,

从48岁到78岁,看山的杨育才,每天早上围着山转20里,

从48岁到78岁,看山的杨育才,每天早上围着山转20里,

从48岁到78岁,看山的杨育才,每天早上围着山转20里,

从48岁到78岁,看山的杨育才,每天早上围着山转20里,

从48岁到78岁,看山的杨育才,每天早上围着山转20里,

再从右边的鞋里,补缺

一树繁密馨香的五月蔷薇开满他身后的铁栅栏

一天结束了,黑夜代替白昼樱花的甜蜜里涌进星星的倦容

孩子们的青春欢颜在温暖的餐桌前

哦,黑夜,这巨大的网将你我一网打尽

模糊夜色的边缘,我们抚摸着彼此正在衰老的面孔

关于桃花,我只相信她与一颗果实有关,肉体甜蜜

关于春天,她伤人于无形来去如风落花成雨,甚或花粉

但,我已决定宽宥——我所受的一切伤害,都是你无心之失

天空蓝色的羽翼护佑春光浸泡的远方。候鸟衔着过往春的记忆

春风重新整理大地的诗行是的,是这奔涌着绿色血液的诗行

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坐拥温暖的名字

脚踏黄昏的灯笼亲吻星辰众神眷顾的村庄,陪麦地静坐

暗夜抖落岁月的尘埃披上华裳那冻结多年的冷和无法愈合的伤

叫醒躲在天空一角的云埋头倒空袜子里装的错误,继续用分行

修葺那个载着远方的城堡每行诗句都衔来春光,每个汉字

日子就摇曳芬芳选一个清激的午后看温暖的词语在光影中尽情舞蹈

把你还给春天,容你再写一则日记,记录一个时代的符号

把你还给春天,容你再写一则日记,记录一个时代的符号

把你还给春天,容你再写一则日记,记录一个时代的符号

把你还给春天,容你再写一则日记,记录一个时代的符号

把你还给春天,容你再写一则日记,记录一个时代的符号

主办:滨州日报社
承办:滨州市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
山东尚书伏生酒业有限公司